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八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1年 北京

目 录

第八卷說明	VII—XXV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3—115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5—14
二 普魯士邦	15—24
三 德国其他各邦	25—29
四 奥地利	30—36
五 維也納起义	37—40
六 柏林起义	41—45
七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	46—50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51—55
九 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56—60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議會	61—64
十一 維也納起义	65—70
十二 对維也納的攻击。对維也納的背叛	71—79
十三 普魯士制宪議會。国民議會	80—84
十四 秩序的恢复。議會和議院	85—90
十五 普魯士的胜利	91—95
十六 国民議會和各邦政府	96—99
十七 起义	100—104
十八 小資产階級	105—109

十九 起义的終結	110—115
卡·馬克思。声明 1851年10月4日	116
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旧譯“拿破侖第三政变記”)	117—227
一	121—131
二	132—144
三	145—160
四	161—171
五	172—190
六	191—211
七	212—227
弗·恩格斯。英国	228—240
I	228—236
II	237—24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給“泰晤士报”編輯的信	241—243
弗·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 原因	244—256
一	244—248
二	249—251
三	252—256
卡·馬克思。致“科倫日报”編輯部的声明	257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	259—380
一	261—284
二	285—292
三	293—297
四	298—300

五.....	301—316
六.....	317—323
七 古斯达夫和斋戒移民区	324
八.....	325—328
九.....	329—336
十.....	337—342
十一.....	343—352
十二.....	353—359
十三.....	360—375
十四.....	376—378
十五.....	379—380
卡·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輝格党	381—387
卡·馬克思。宪章派.....	388—397
卡·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	398—404
卡·馬克思。选举的結果	405—411
卡·馬克思。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侖的联盟。——帕麦斯頓	412—415
卡·馬克思。貧困和貿易自由。——日益迫近的 商业危机	416—423
卡·馬克思。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424—428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編輯部的声明.....	429—430
卡·馬克思。致“晨报”編輯的声明	431—432
卡·馬克思。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433—437
卡·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	438—442
卡·馬克思。科苏特、馬志尼和路易-拿破侖	443—444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最近的科倫案件的 最后声明	445—448
弗·恩格斯。最近的科倫案件	449—456
卡·馬克思。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457—536
一 前言	461—466
二 迪茨的档案	467—471
三 舍尔瓦尔的密謀	472—487
四 原本記錄	488—517
五 “紅色問答书”的附函	518—520
六 維利希—沙佩尔集团	521—529
七 判決	530—536
卡·馬克思。議會。——11月26日的表決。—— 迪斯累里的預算案	537—544
卡·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	545—546
卡·馬克思。內閣的失敗	547—552
卡·馬克思。衰老的政府。——联合內閣的前途及 其他	553—558
卡·馬克思。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餓死 事件	559—568
卡·馬克思。选举。——財政困难。——薩特倫德 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569—576
卡·馬克思。死刑。——科布頓先生的小册子。—— 英格兰銀行的措施	577—584
卡·馬克思。国防。——財政。——貴族的死絕。—— 政局	585—593

卡·馬克思。意大利起义。——不列顛的政策	593—598
卡·馬克思。弗兰茨-約瑟夫遇刺。——米兰起义。 ——不列顛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說。—— 拿破侖的遺囑	599—608
卡·馬克思。議會辯論。——僧侶和爭取十小时工作 日的斗爭。——餓死	609—615
卡·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馬志尼。—— 流亡者問題。——英国选举中的賄賂行为。——科 布頓先生	616—623
卡·馬克思。科苏特和馬志尼。——普魯士政府的詭 計。——奥地利和普魯士的通商条約。——“泰晤士 报”和流亡者	624—631

附 录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會議	635—641
关于救济科倫被判罪者的呼吁书	642—643
关于救济科倫被判罪的无产階級代表及其家屬的呼吁书	644—646
注釋	649—71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11—728
人名索引	729—772
期刊索引	773—776
譯后記	777

插 图

- 載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組論文的“紐約每日論壇報”
 原版的一部分92—93
- 最先刊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书的“革命”杂志
 的扉頁119
- 載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
 原因”一文的“寄語人民”杂志的扉頁253
- “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手稿的一頁336—337
- 卡·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巴塞尔第一版
 的扉頁459
- 卡·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1853年波士頓
 版的扉頁523
- 載有卡·馬克思的“薩特倫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的“人民
 报”原版的一部分570—571

插 图

載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組論文的“紐約每日論壇報” 原版的一部分	92—93
最先刊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书的“革命”杂志 的扉頁	119
載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 原因”一文的“寄語人民”杂志的扉頁	253
“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手稿的一頁	336—337
卡·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巴塞尔第一版 的扉頁	459
卡·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 1853 年波士頓 版的扉頁	523
載有卡·馬克思的“薩特倫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的“人民 报”原版的一部分	570—571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1年8月—1853年3月

弗·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¹

弗·恩格斯写于 1851 年 8 月—
1852 年 9 月

载于 1851 年 10 月 25 日和 28 日，
11 月 6、7、12 日和 28 日，1852 年
2 月 27 日，3 月 5、15、18 日和 19
日，4 月 9、17 日和 24 日，7 月 27
日，8 月 19 日，9 月 18 日，10 月
2 日和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曾经一度多少受人欢迎的统治者，如临时执政者、三执政、独裁者以及尾随他们之后的成群的議員、民政委員、軍事委員、地方长官、法官、將軍、官佐、士兵等等，都被抛到異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們在那里又組織起新的«in partibus infidelium»〔“非现实的，在異国的”〕^①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們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像出还有什么失敗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說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綫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敗更为惨重的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爭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統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經過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經過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嗎？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嗎？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这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

^① 直譯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純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編者注

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说明革命震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上说，也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瑣屑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远隔重洋来观察这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

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十一个人^①（他們大多数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人同样缺乏。問題正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們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們从前的領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們要向“論壇报”²的讀者說明1848年德国革命所以必然发生以及它所以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我們就无需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評論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連貫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們現在只限于在可能範圍內加以論述，而如果我們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來說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轉折，使我們能够确定下一次、也許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現的爆发将指示給德国人民的方向，那我們也就滿足了。

那末，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組織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階級的构成比任何別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資產階級，已經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經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殘余，而德国的封建貴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統治地位。封建領主甚至还保有

^① 即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員。——編者注

对佃户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西岸以外，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贵族在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曾被公认为是国内的第一个“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³之下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业的要求。法国在五十年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政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